

明清時期章回小說選讀： 問題與方法

第八講：

《紅樓夢》是怎樣開頭的？

脂硯齋研究

授課教師：白先勇文學講座 商偉 教授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創用 [CC](#)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 3.0 版授權釋出】

◎《紅樓夢》的整個接受過程裡，出現了一系列的悖論，這樣一本非常文人式的書寫，怎麼突然變成大眾文化裡最流行的小說？我過去的做法是把它變成《紅樓夢》現象，那時期的大眾所接觸的，不見得是小說本身，而是它的衍生物，這個衍生物有視覺的成分，有表演的成分，有戲曲、插圖、年畫、詩詞、木刻等等，甚至出現過刪節本，在中國很快變成「開口不談《紅樓夢》，縱讀詩書已枉然」的現象。有很多文化副產品出現，這是《紅樓夢》現象特別重要的一個關鍵點，而且，它有一套組裝的辦法，根據不同的主題和需要，很快就篩選出《紅樓夢》裡必讀的東西，因此，許多讀者並沒有完整讀過小說，而是讀它的選本。在圖像裡也有類似情形，但圖像選擇跟《紅樓夢》閱讀的差別是很大的，一些非常重要的場景，比如「四美釣魚」、「寶琴立雪」，在情節上完全沒有任何意義，只是因為畫面好看，便經常被保留在《紅樓夢》的插圖裡，這選擇完全遵循視覺邏輯，把這些東西篩選而出，從文本中脫離出來，變成可以單放、攜帶，游離在文本之外，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，《紅樓夢》的流行，很大程度跟它的非文本化，或者它簡約變成詩，可以立即被大眾消化、吸收，並且被記住的這麼一個過程相關。當然跟後來新技術的發展也有關係，如石印的發展，使得插圖本製作變得特別容易，清晰度也變好，利於推廣。第三個因素則是時間，隨著大眾文化的出現，視覺技術的發展，包括我後來寫的文章講的西洋鏡，種種新加入的技術，產生了一套流行文化，一下子就成了很流行的主題，這裡也有它歷史偶然性的成分。

◎《紅樓夢》的版本，長期以來多是程甲本、程乙本，程甲本是1791年木活字版，有插圖，第二年又重印，做了一些修改，後來，基本處於支配地位的是木活字版的程甲本，直到1927年甲戌本的發現，在1792年到1927年之間，大家所了解的《紅樓夢》，基本上是程乙本的《紅樓夢》，已經忘記了還有其它系統的版本，因此，在脂硯齋本出現的前後，我們對於小說的閱讀是不一樣的，而脂評本的出現有什麼意義，起什麼作用，又引發了哪些問題，主要是下列三個層面：第一，關於作者和小說所依據的經驗素材的意義；第二，關於小說版本、成書和流傳的過程，脂評本提供什麼新材料，對我們閱讀小說有什麼樣的幫助；第三，它對我們解讀《紅樓夢》有什麼意義。

關於脂硯齋本畸笏叟的點評，以讀者內部來講，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者，他是一個箇中人的、有特權地位的讀者，是跟《紅樓夢》作者共同享有生活經驗參照系的讀者，事件發生時，他很可能就在現場，直接參與了作者所描述的那個場景，這在今日的讀者已經是不可能的了，若沒有借助畸笏叟的點評，我們沒辦法知道那些部分，可是脂硯齋這樣的一種評點，它最後指涉的核心，不在文本，而是要透過文本去指涉一個已經失掉的經驗，所以文字只是手段，要以此為跳板，幫助進入某個他們共同見證的經驗裡。其二，脂硯齋裡有許多個人參與、角色扮演似的發言，直接參與到人物的對話中，加入那個場景，就像他會覺得，



某一句不好，還不如改成我的這個；或者人物沒有明說，但他潛台詞給點破了等等，他的閱讀樂趣在這樣的身臨其境，也就是說，這個文本提供讀者參與的機會，你可以隨時跳入、打斷、干預正在發生的場景和人物對話，文本沒有邊界，它是有彈性而開放式的文本，每個人可以投身其中，參與修改，而非文本已經完全固定，讀者站在一個距離之外來評點它，這是脂硯齋本的特點。

◎《紅樓夢》故事來源的設定是，空空道人從石頭上抄錄而來，中間又經過幾層不同的人，最後到曹雪芹手上，成了這一本書。也就是，曹雪芹說他自己不是唯一的作者，甚至在這個過程裡，他不是作者，因為他評閱十年，修改分出章節，最後是一個編者，這中間過程裡，好多人經手，而且每個人都給了不同的標題，那麼，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姿態和聲明？曹雪芹又為什麼把自己作為一個唯一作者的身份給否定掉？

小說開頭說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，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。」¹¹在這之前，整個小說都已經結束，前兩段就把小說發生的事情全部了結，然後開始講小說文本的歷史，什麼時候小說變成文本，刻在石頭的上頭，而這個空空道人是第一個讀者，他讀不懂，所以請教石頭，石頭出來說明，此時，石頭是一個作者，也是主人公，他以兩層身份來替小說辯護，而空空道人聽說如此，就把《石頭記》重新再檢閱一遍，重頭到尾抄寫回來，因世傳奇。這空空道人重讀了以後「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情僧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。」¹²他經歷這麼一個轉換的過程，由空見色，這是石頭經歷的，它一定要到人間繁華溫柔之鄉，經歷一番再悟道，這才有意義，所以是「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」轉了一圈又回來了，最後空空道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了，也就是閱讀經驗使他跟小說裡的人物，經歷了同樣的人生歷程，這個閱讀過程把他給改造了，所以他變成叫情僧，而且這個小說他也從《石頭記》改成《情僧錄》，也就說，聲稱它具有它的擁有權，這是關於我的書，這不僅僅只是關於賈寶玉，也關於情僧的，這是一個由讀者轉換成跟小說主人公認同，而又變成編者，最後聲稱他對小說具有擁有權，變成《情僧錄》的一個過程。小說的閱讀不僅僅只是閱讀過程而已，它是一個生命體驗的過程，它可以改變你的人生，使你經歷了同樣一段遭遇，最後你完全跟小說主人公認同，這是一個完全放棄批評距離的、感同身受的同情理解的閱讀，最後這個小說，變成了關於我的小說。所以說，這是否為讀者設立了標杆，這是開放性的文本，你加入，這就是你的小說，在流傳過程裡面，每個參與者都因為不同的原因把題目給改了：《風月寶鑑》、《金陵十二釵》、《石頭記》，轉了一圈，從《石頭記》最後又變成《石頭記》了，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將名字作了改動，成為一種我閱讀、參與的標誌，這是書史上一個特別奇特的例子。

這個奇特還表現在，它是特意寫在石頭上面，從一般意義上來講，石頭作為一個媒介，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，可以保持長久不變、傳之後世，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具有永恆性，通常是官方或宗教性文件，上頭必須是有年代的，紀念碑似的傳之久遠的文字，有政治宗教的含義，可這裡都沒有，「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，不過是幾個異樣女子……」這就形成了對比，當空空道人仔細讀了內容以後，發現這跟一般以為刻在石碑上的文字、那一些文類毫不相關，這本身就是一個對比。接下來又發現，連刻在石頭上的文字，也是具有流動性的，每個人抄下來後都可以改，變成是流傳過程中，每個人都可以認同、參與而修改，可以重新編輯的文本，而且他顯然把這樣一種空空道人的閱讀方式，作為一個範式，強調在我們讀者身上，空空道人是第一個讀者，我們就是第二個讀者，以書史研舅來看，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小說，變成是完全對讀者開放的文本，而這也被脂硯齋抄本的流傳過程給印證。同一部小說有各種不同的流傳本子，不僅只是作者的修改，抄寫的過程也會做一些改動，抄寫者把評點抄到正文裡去，把原來兩段評點合併等等，它完全是流動性的，不具備穩定性的文本。

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 標示	作者/來源
3	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，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。」		曹雪芹著，《紅樓夢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
3	「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情僧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。」		曹雪芹著，《紅樓夢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